

净筱荟散文集

开脸

• KAI LIAN

·猫鉴·

MIAO JIAN

修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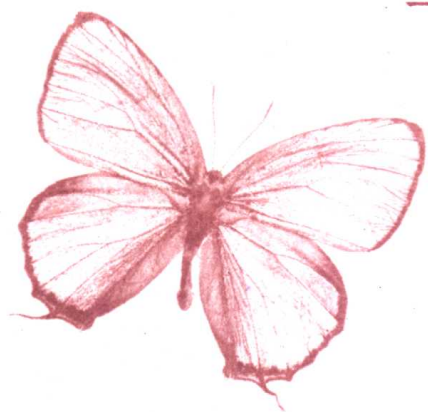
XIU XIAN

净筱荟 著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开脸 ·猫鉴·修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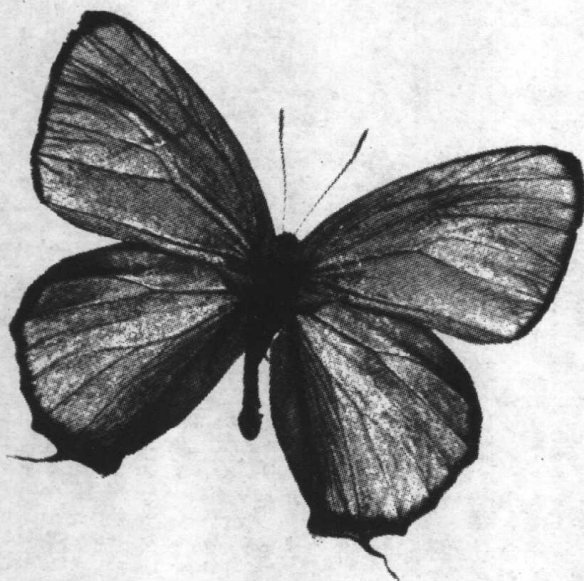
净筱荟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✿
✿ 净筱荟散文集

开脸·猫鉴·修仙

净筱荟/著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脸·猫鉴·修仙/净筱荟著. - 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80145-852-4

I. 开… II. 净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01546 号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永安路 106 号)

邮政编码:100050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

北京市书林印刷厂印刷



880×1230mm 1/32 印张 11.75 字数 160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145-852-4/I

定价:18.00 元

浩浩淼向着清远

(代序)

王 火

好几年以前，在四川省作协的一次春节团拜会上，认识了净筱荟。姓和名都有些奇特，却容易记熟。以后，就“认识”了她的各种作品。

净筱荟爱心无限，天下为大。她是一个把民众社会、天下大事乃至宇宙变幻时时装在心中的作家。净筱荟的作品洋溢着泱泱大气、浩浩正气和浓厚的社会责任感。我并不擅长写散文，只谈两点此外的感受。

我听见一种主张散文随笔不宜“散”、不宜“随”而宜“结构谨严”的理论，认为“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”是一种“轻率的产品”。认为中国古代优秀的散文家，没有哪一个“散”的，是“随”的，正相反，他们是在“意匠惨淡经营中”，“简练揣摩，煞费苦心”，“在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的选用上狠下功夫”的。我并不认为这种说法完全不对，保留这种理论作为一家之说并无坏处。但我又认为散文或随笔，如果“散”得好，“随”得好，也同样可出精品，不能反对“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”，不必排斥“散”和“随”。写文章，总是要用脑的。既用脑自然会有开头结尾、起承转合、前呼后应，也有抒情感怀、

1

开脸
猫·鉴
修仙

谈心写意、歌颂鞭挞,更会有哲理忧思、政治见解、历史启示、心路历程……的叙述与倾诉。完全不用脑的“散”和“随”,并不存在。散文随笔每每是个人的、独立的。每每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,反倒放得开,反倒有自己的话语风度,反倒痛快淋漓,反倒不拘一格,反倒与人不同,有其独特性。我读净筱荟的散文,常感到她每每就是“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”的。她没有框框套套,没有矫揉造作,非常朴实自然,每每会有醇厚而不乏味、典雅而不雕饰、庄重而不呆滞、流利而不油滑的效果。这也是正是她的散文没有匠气、不受一定之规约束的好处。

近年来,在文学形式中,散文坚挺。圈内人认为,实力派作家依然坚守着主阵地;中青年散文家势头看好;此外,每年都有一批散文新家崛起,其作品总像一股新鲜血液给文坛注入一种活力。净筱荟就是这样一位新星,她正与一大批新星在为拓宽散文的领域和天地出力。由于有“大散文”或曰“文化散文”的出现,紧跟这条道路走的人不少。但我欣赏的是净筱荟从实际出发,不去跟风。她像一条清水浩浩荡荡在流泻,追求真善美、追求对崇高的重视,写的仍是精短的散文。这无损于她散文中的美质和思想。好的“大散文”我也喜欢,但我不主张跟风。欣赏净筱荟的正在这儿。我想主要是她对写作并不那么功利。这使我想起一个寓言:一群淘金者,跋涉去淘金。道路崎岖坎坷而艰难。除了一个人乐呵呵,个个都愁眉苦脸大叫其苦。人问乐呵呵的那位:“你怎么不

叫苦？”答曰：“我不太功利！能淘到金固然不坏，淘不到金我也欣赏到了美景，经受过了锻炼。”

净筱荟的思想和为人似乎正如这位乐天派！她绝不硬写，背上不扛着大功利包袱。写作、剪纸、画画则都发自内心，出自胸臆，是心灵和精神的触动，保持着品位和素养，胸中自有一番境界。老友杨闻宇同他们家有交情，谈起他们时，用陕西话说了一个形容字：“好！”依我的接触和观察，这是一个幸福、可爱的家庭。净筱荟和她的先生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奋工作，他们的掌上明珠则忙着读大学。一家三口都颇优秀，挺有文化气息，的确是好！

写到这里，我要介绍大家读一读《净筱荟散文集》中净筱荟的女儿张羽翔写她的一篇很有趣的散文《下雨天打伞》。这小姑娘也属于愿怎么写就怎么写的一派，却不乏幽默生动的神来之笔，读了，就会加深对这一家人的了解。

净筱荟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，学的是飞机设计。干了十五、六年本专业，便如羽翔所描述的：将写作当成平日里最惬意的“散步”、“消遣”，“闲庭信步”在不知不觉中“散”上了“文”和“艺”的道路……她的剪纸艺术集里，在剪出的那帧悠然展翅、奋勇搏击的燕子旁配了这样的诗句：“如今的心灵，已百炼成钢/只浩浩淼淼向着清远……”“为了天地的美丽/我愿年年飞行万里。”

飞吧！在散文的天地里！净筱荟！



作者与作家刘亚洲于成都空军司令部合影

山中无虎时



我在紧张惶恐中极力镇定自己，麻利地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……

开脸·猫鉴·修仙

我进高中校门的时候,学校百废待兴。

校舍,是“派”斗后的狼藉战场;老师,是刚刚挨过整的惊弓之鸟,有些“问题严重”的老师仍在低头拉煤、扫地、洗厕所;实验室被砸,医务室被封,医生被赶。

可是,要正儿八经地读书,这一切少了哪样都不行。

于是,实验室重整,制剂室生产,医务室又开了门。

大约因为父亲当时正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段医院工作的缘故,没想到我竟被选为了“校医”之一。

当“校医”不久,就有“好心人”偷偷地告诉我:“高年级那个男生校医是个流氓。”

我惊呆了,于是,我处处小心、提防起那个男生来。

可是,在一起工作了一年,我从未见过那个瘦小的男生在哪个女生跟前耍过半点儿流氓,或说过半句过头话。那“流氓”对我更是尊敬有加。不过,他的言行倒可算得上个“酸枣儿秀才”或曰“假女子”。

一年后,这个“酸枣儿”就毕业回农村了,后来听说因为他带手表、往白“力士”鞋上擦粉的“流氓行为”,被家家穷得穿半截鞋、炕上铺半截席的生产队社员拉上游了街。

且不管“流氓”如何下场,他这一走,医务室便成了我

和俩个同届小弟弟同学的天下,确切地说是我的天下。

当校医真好!同学们赤脚跳进泥田插秧割稻、招蚂蝗叮咬之时,我便背上红十字药箱在田埂树下“巡诊”。

我的资产阶级享受思想在暗暗作怪。

而这时,我早已学会了打针、包扎伤口什么的,动不动还要给同学用用银针哩。

但打针时常常紧张得会使人想起笨拙的射击手举枪对着靶子的情景。可同学们倒不在乎,心甘情愿地为我当靶子,让我学手艺。记得一个姓蔡的同学曾一连打了十几天针,直到打完,我也不知他害的什么病,打的什么针,到后来连他的名字都忘了。

春季的一天,灶上一位炊事员师傅来医务室,说他母亲在地段医院看了病,开了针药,已在医院打了一针,以后几针叫我给打一下,他母亲现在就住在学校里。

有趣的是这位“炊事员”就是我校上届才毕业的校友,他写得一手好字,篮球也打得不错,可不知怎的,他刚出校门却又进来当了我们的灶上大师傅。不过,他当时不来当大师傅,就只有回家拉生产队的架子车的份儿,字写得再好,球打得再嫖也没用。

为他对我工作的信任,我非常感激,连忙收拾起必用家伙,就跟他来到了他娘的住处。

一见这位老人,我尚未动手就先被吓出了一头冷汗,只见她除了两颗发黄的眼珠子,其余都像木乃伊:

3

开脸
猫鉴
修仙

眼窝下陷，颧骨突出，腮帮子完全成了两个坑，伸在被子外边的两只手瘦成了鸡爪状。

但是，针，还得打。

我在紧张惶恐中极力镇定自己，麻利地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。

想老人皮又老又硬，故我用了大号针头。

揭开被子一看，天哪！这老人的臀部几乎是拿皮裹了几根骨头。这针，往哪里打呢？！

我颤颤地拿起酒精棉球，反复揣摸哪块有点儿肉，换着消毒地点……

终于，在大汗满头中我认为是“地方”了，于是——左手拇指和食指尽力绷紧那皮，右手执注射器，想着老人这皮太老又缺少弹力，就用劲猛扎下去……

随着“噌”地一声针扎下，老太太“啊呀”一声惨叫，腊黄的脸上立刻滚出了豆大的汗珠，呼吸都紧促了，而我的感觉，这针是扎进骨头里去了……

我几乎吓晕——我一针将老太太扎上了西天？！

我本能地立即拔出了针头，看看老太太尚在人世，便赶紧换了小号针头，换了另一侧臀部，抹了一把脸上的汗，静了静神，重又扎下……

这一针总算打完了。

以后“炊事员师傅”再也没找我给他娘打第二针，我也没再去。

后来不久的一天,团委书记老师来通知,说老校长病了,晕得天旋地转动不了,上午请地段医院医生来看了,当时也已打了一针,还是有几针,以后就要我们校医务室去给打了。

我听后紧张得头发都要倒竖起了,那可是老校长啊!

我再也不敢单独出马大胆行事了,立即跑到别班教室,叫了两位小弟弟校医,一番精心准备,三人一起背了药箱来到校长宿舍,打瓶的打瓶,吸药的吸药,消毒的消毒,三人协作,小心翼翼地给老校长打了针。以后几针均如法炮制,无滴点儿闪失。老校长直夸我们“打得好,不疼。要继续好好学习,为全校师生服好务”。

我们这届是硬对硬的考取,班上不乏学习优秀者,各“科代表”均属此类。尤其数学科代表,用现在的话讲,真是“树(数)尖儿”。见了他,不问学习单看长相就“尖”得可以了。你看他那脑袋,小小年纪就前额精光,那头发茬硬是从头顶上开始才发芽的,把个前额大大地暴露出来,闪闪发亮。真正应了那句俗话,肥沃的土地不长草,聪明的脑袋不长毛。

因此,同学们送了他一个形象的外号——“灯泡儿”。

这个“灯泡儿”的确是像灯泡儿,平时除了学习和偶尔说点数学之外,再就一言不发,只顾发他的热和光。

这年隆冬的一个晚上,好不容易熬到了下晚自习,急忙一番洗漱就钻进了冰窖般的被窝,好不容易被窝刚刚有了

开脸
猫·
修仙

点儿热乎气儿,突然门外有人呐喊,住在门口的同学传话说“有病号,找净小惠”,同时还说叫我找个女伴一起出来。

我和我的同桌、同寝室、同床挨着的小明连滚带爬跑出宿舍,见几个男生抬着一个人在路灯下等候。我们班主任陈涛老师上前告诉我们:灯泡儿回寝室后就躺在床上看书,看着看着一头栽下床来昏了过去。叫我赶紧陪他去地段医院,找当院长的爹急救……

后来高考制度一恢复,“灯泡儿”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到了省城一所挺不错的学校。

四五年不见,又同到省城读书。一个行将岁末的星期天,“灯泡儿”精精神神地来到了我校,找到我送上一卷当时少有的美丽的年画。

看见他,我首先想起了那年冬日的“抢救”,他被几个男生又背又抬,我和小明跟在后面跑,他爹叫医生紧急行动……

我憋不住笑了,“灯泡儿”就是“灯泡儿”,他仍然从容无语。

“灯泡儿”大学毕业后,又因学习成绩优秀而被留省城部属机关工作,不久就被提拔为业务官员,后又因工作成绩突出而直接调往北京,到首都做大官儿去了。

十多年后的一天,“灯泡儿”突然打来电话,说他这些年来找遍了蓉城,如今总算找着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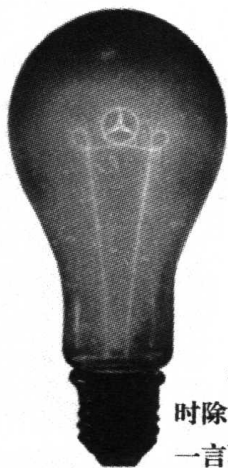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都非常激动!谈起工作和生活,他仍那么自信,说他永远会像过去一样工作生活,不为社会风气所左右。

真不错,永远的“灯泡儿”,我相信,他走到哪里,什么情况下都会发光的。

在那非常年代,山中没老虎时,我在学校医务室称了二年半大王。当时情况下,还引起了不小的妒嫉和诽谤,这倒给了我一些锻炼,更给我以后的生活带来了坏事变好事的收获,应验了那句恶有恶报、善有善报的古训。我真心感谢当日那些心怀叵测、明暗中伤的各色人等,是他(她)们成全了我日后永远的幸福。

二年半的“校医”,也使我学会了一些课程以外的医药卫生知识,回家后没少给家乡父老打针包伤,还一律免费。

7



这个“灯泡儿”的确是像灯泡儿,平时除了学习和偶尔说点数学之外,再就一言不发,只顾发他的热和光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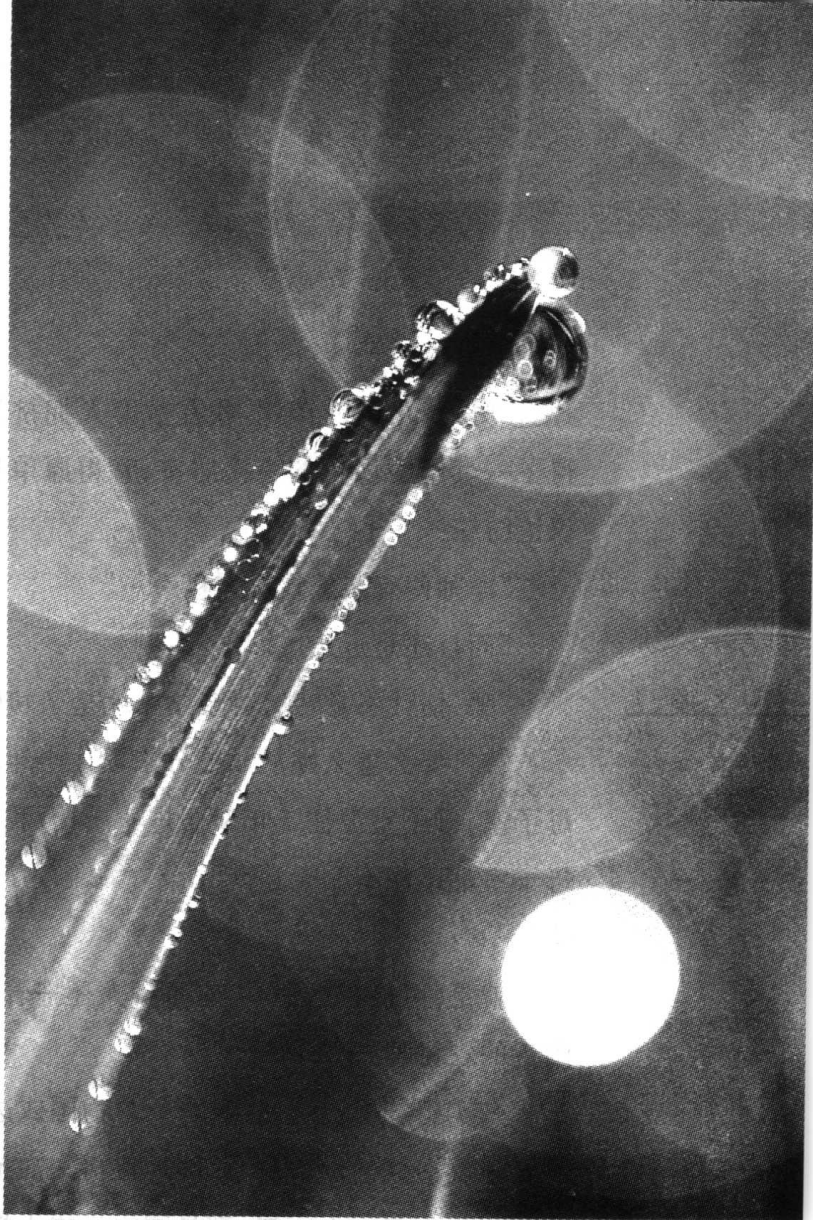
开脸
猫鉴
修仙

却上心头
8

却上心头

天
地
人
文

中国文学名著丛书
《却上心头》
作者：[作者姓名]
译者：[译者姓名]



我感动极了,多好的老人,她的眼睛里全是美丽,她的心里装满了真善美,她把别人都美好得理想化了!

开脸·猫·鉴·修
仙